續高僧傳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九

續高僧傳
卷第十

卷第十一

續高僧傳卷第十

義解篇六　〈正傳十七　附見五〉

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

釋靖嵩，俗姓張，涿郡固安人。幼抱貞幹，在物不群，迫以俗塵，期之道務。十五出家，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，通該小大，尤究《雜心》，每以佛宗深要，曲流委示。嵩神氣俊越，聰悟天機，隨覽義門，覆疏陶練，重以心計不測，返以問融，融無以對也，乃告曰：「卿稚齒末學，徹悟若斯，可往京鄴，必成濟器。」

及登冠受具，南遊漳輦。屬高齊之盛，佛教中興，都下大寺略計四千，見住僧尼僅將八萬，講席相距，二百有餘，在眾常聽，出過一萬，故寓內英傑，咸歸厥邦。有大學寺融智法師，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，解貫眾師，道光二藏，學徒五百，負衾摩肩，常講《涅槃》及《十地論》。嵩聞之，乃投誠焉，北面從範，攻研數載，隨聞覆述，每擊奇致，於即學徒舉目，相與推師。又以行要肇基，必先戒約，乃詣雲、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，涉門二載，薄鏡宗條。唯有小乘，未遑詳閱，遂從道猷、法誕二大論主面受《成》、《雜》兩宗，諮諏幽奧，纂習餘烈。數百僧徒，各啓龍門，人分鳳翼，及嵩之位席，上經五遍，旁探《婆沙迦延》、《舍利弗》等，妙通文理，屢動恒神。便又博觀眾經，

師模論道，勢傾八位，詞號四飛，獨步河山，舟航三藏，憑附參請，智光時傑。齊瑯琊王深相器重，弘扇風猷，每於肇春，廣延學侶，大集鄴都，特開法座，奉嵩為法主，進勵學徒。因爾導悟成津，彌逢涼燠，傳芳接武，響譽東河。

俄屬周武屏除，釋門離潰，遂與同學法貴、靈偘等三百餘僧自北徂南，達于江左。陳宣帝遠揖德音，承風迎引，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。帝又使駙馬蔡凝宣勅云：「至人為法，以身許道。法師等善明治亂，歸寄有叙，可謂懷道正士，深可嘉之。宜於都郭大寺安置，所司供給務令周洽。仍令推薦義學長者，即弘像教。」時建業僧正令嵩貴二人對弘小論，神理疏暢，贍勇當時。學侶相延，數過五百，晷漏分業，茂績新奇。有天竺三藏，厥號親依，賚《攝》、《舍》二論遠化邊服。初歸梁季，終歷陳朝，二十餘年，通傳無地。雖云譯布，講授無聞。唯嵩獨拔玄心，翫味茲典，纔有講隙，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議，數年之中精融二部。自《佛性》、《中邊》、《無相》、《唯識》、《異執》等論四十餘部，皆揔其綱要，剖會區分。

隋高廓清百越，文軌大同。開皇十年，勅僚庶等有樂出家者並聽。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萬，爰初沐化，未曰知津。嵩與靈偘等二百許僧聞機乘濟，俱還江北，行達徐方，盛開講肆。上柱國徐州總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兆王寺，具狀聞奏，有勅給額為崇聖寺焉。於是常轉法輪，江淮通潤，遂使化移河北，相繼趨途，望氣相奔，俱諮《攝論》。嵩學資真諦，義寔天親，思逸言前，韻高傳後，大乘極旨，於是乎通。自此領匠九州，垂章四海。撰《攝論疏》六卷，《雜心疏》五卷。又撰《九識》、《三藏》、《三聚戒》、《二生死》等玄義，並流于世，為時所宗。隋文封禪岱宗，鑾駕齊魯，關中義學因從過于徐邦，詣嵩法肆，伏膺受業，由此門徒擁盛，章疏大行。隋煬昔鎮揚越，立四道場，教旨載馳，嵩終謝遣。及登紫極，又有勅徵，固辭乃止。門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王城有限，動止嚴難，雖內道場，不如物外。沙門名為解脫，如何返以事業累乎？吾曾遊兩都，屢逢播蕩，弊此勞役耳。」

恒每清素自潔，私立道場，日加禮誦，修諸淨業，講導相續，策眾六時，精苦已來，垂三十載。然其扣頭，手膝按地之所，悉成軌跡，狀若人模。其景行徵明，為若此也。自有論師，多迷行旨，而嵩奉遵法度，初不墜淪，常遇天雨，澡罐在庭，恐傷地性，令淨人知舉，方自從用。同諸學士，咸敬憚其知量焉。加以性愛文藻，時摛詩頌，重復嘉尚林泉，每登踐陟，子史篆隸，摸揩于今，世論劇談，頗有承緒。

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寺，春秋七十有八。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，殯于神皐之原。益州道基，昔預末筵，飡風飲德。悼流魂之安放，悲墳隧之荒侵，為之行狀，廣於世矣。

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〈(明則)〉

釋靖玄，姓趙氏，天水人也。識度淹弘，清鑒懸遠。七歲任郡學生，勤閱三冬，藝該六典。皇隋肇運，便業李、張，名預黃巾，身同觀宇，呼吸沆瀣，吐納陰沉。每思五千《道德》，良非造真，七誡超昇，本為浮詭，乃捨其巾褐，服此伽梨，澄練一心，專宗經部。時年在息慈，頻登法匠，華夷欽仰，緇素屬目。受具已後，聲勢轉高，遂使化靡隴西，扇榮河洛。以秦涼荒要，佛法澆侈，將欲結其頹網，布此遺矜，具列正法要務，奏上文皇。蒙勑允述，綸言獎拔，登下河右，頒條依用。元德太子籍甚芳猷，翹想欽揖，爰降令旨，遠召京華。玄遂恭承嘉惠，來翔帝宇。有令於大興善道場盛弘法會，飛軒鳴玉，杖錫挈瓶，揔萃觀風，德音通被，縱達論體，舒散疑蹤，能使難者由門，解宣盡力。時璨法師居坐，謂曰：「自河涼義侶，則道朗擅其名，沿歷至今。爾其接軫，代不可削，斯人在斯！」由此顯譽京師，綽然高步。會高祖昇遐，鬱興禪定，遂應詔住焉。常轉梵輪，弘匠非少。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，春秋四十有三。初，玄生平言論，慈悲為主，每許遺骸棄之林野。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，追想昔言，送屍山麓，肌肉已盡，便鳩聚遺身，搆茲塼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，樹銘塔所，用旌厥德。沙門明則為文。

則本冀人，通玄儒，有才慧，納言敏行，尤所承統。文藻雖馳，時未之賞，乃制覺《觀寺碑》，物亦不悟。僕射楊素見而奇之，由斯一顧，方高聲問，奏住仁壽宮三善寺。東都譯經，又召入館，專知綴緝。隋末卒於所住，有集行世。薛道衡每曰：「則公之文，屢發新彩，英英獨照。」其為時賢所尚也如此矣。

隋襄陽沙門釋智閏傳三

釋智閏，不詳姓氏，襄陽人也。無師獨悟，自然厭世，周章邑野，借訪出道。承鄴下盛宗佛法，十統鬱興，令響滂流，洋溢天壤，閏不勝其喜，踊躍不安。年始二十，便趨遠詣。會遵統開弘《十地》，即從服業，經未越序，頻參覆論，河北夙少，望塵許焉。晚學《華嚴》、《涅槃》，咸增榮顯。又聽《光統四分》，領受文言。兼習小論，具辯通塞。時號博贍，勘有加之。又聞江表大弘三論，既是本願，不遠而歸。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，預從聽受，一悟欣然，文義重深，遂多時載。後還漢陰，鎮常講導，化行江漢，善生道俗。大業初建，延住慧日，該富之量，更溢由來。會征遼左，求功岳瀆，勑閏岷蜀祭禱江神。還至西京，因疾而化，卒于禪定寺，時年七十有五，即大業十年矣。

隋吳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

釋智聚，姓朱氏，住蘇州虎丘東山寺。神氣清遠，彰於襁褓，深厭籠樊，樂希寥廓。

初投武丘胤法師。胤道藝之重，羽儀當世；聚分陰無怠，請益深旨。有同郡顧希憑、會稽謝峻岳，義府經肆，東南之美，並欽高德，同揖清風。由是儒、釋通弘，真俗具舉，宮牆重仞，允得其門，纔踰弱冠，便弘講說。莊嚴曄師，《新實》一宗，鷹揚萬代，遂伏膺諮質，百舍非遠，悱發既精，疑滯咸折。汝南周弘正博通內外，鑒賞人倫，常歎嘉之，以為釋門之瑚璉也。陳鄱陽王伯山、新安王伯固、新蔡王叔齊，並降貴慕道，延請敷說。至德二年，奉勅於太極殿講《金光明》，天子親臨法席，具僚咸在，故能寫此懸河，振斯木鐸，亹亹奇韻，超超入神。或有捷徑小道，互持邪論，莫不迴車杜口，改心易業。人主歎賞，稱善久之。至德三年，丁外憂，泣血銜哀，殆將毀滅。因此言歸舊里，止於東山精舍，善說不休，法輪常轉。

開皇十一年，爰降勅書，殷勤勞問：「法師栖身淨土，援志法門，普為眾生宣揚正教，勤修功德，率勵法徒專心講誦，曠濟群品。欽承德業，甚以嘉之。」尚書令楚公素、左僕射邳國公蘇威，並躬到道場，接足頂禮，咸捨淨財，資莊形命。十三年勅置僧官，道俗稽請居平等之任。聚以雅道期人，直心應物，和合之眾，清風穆如也。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高名，常欽盛德，及部符臨鎮，請為菩薩戒師。齊王暕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，乃降教書至山延曰：「弟子下車舊楚，亟改炎涼，逖聽清規，其來有日。敬承幽栖山谷，多歷年所，道風勝氣，獨擅當今。故以德冠林、遠，道超生、什，炳斯慧炬，以悟群迷，獨步江東，何甚之美！未獲稽疑下筵，飡承高義，杼軸之勞，載盈懷抱。據虎之岫，川途不遙，翔鷺之濤，風煙相接。心願振忍辱之衣，赴翹勤之望。」乃固辭以疾，事不獲從，引藉平臺，深加敬禮。頻遣使人，請弘大教。惟聚志違人世，心逸江湖，詞翰懇惻，固求東返。王亦弘以度外，得遂宿心，資給所須，將送甚重。於是接浙晨征，還居山寺。現疾浹旬，而神用無爽，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，容貌若存，頂暖身柔，皆如平日。聞諸前記，乃感果之徵也。春秋七十有二。即以其年十二月窆于山之南嶺。

惟聚性託夷遠，衿情閑澹，等懷遇物，弘量居心，楚、越拘情，得喪兼遣，方寸之地，悠然罕測。美風姿，善談笑，流連賞悟，見者忘返。加以樂說忘疲，揔持無失。講《大品》、《涅槃》、《法華》等各二十遍，單經適務者，罕得記焉。又，居身清儉，不在飾玩，衣鉢已外，隨用檀捨，方丈之內，虛空蕭然，机榻之間，文疏而已。故能道盛一時，名重當世。其所造丈八盧舍那、無量壽、荊州瑞像，於寺供養，并起澗西佛殿二所，迴廊周遍，具二莊嚴。弟子道恭、猶子道順，德惟上首，業盛傳燈，咸樹高碑，用旌景行。祕書虞世南為文。

隋丹陽聶山釋慧曠傳五

釋慧曠，俗姓曹氏，譙國人也。其後別派，今為襄陽人焉。祖亮宗，梁給事黃門侍

郎、衛尉卿。父藹，直閣將軍。曠秀氣標於弱歲，天然孝敬，率性高廉，十二出家，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，祗勤儀訓，肅奉帷筵，發明幽旨，頗超群輩。後辭朋帝渚宮，問道王圻，居律行寺，聽彭城講。玄關斯闢，大義已通，將事隨方，轉相弘教乃與宗、愷、准、韻諸師俱值真諦受《攝大乘》、《唯識》等論，《金鼓》、《光明》等經。俄而真諦涅槃，法朋彫徙，乃共同學僧宗俱栖匡岫，分時敷說，法化彌隆。州宰、鄱陽、長沙二王，俱敦師資之敬。後於湘、郢二州累載弘道。雖親覺久忘，而地恩待報，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，即隋開皇之三年也，於遍學道場傳經引化。

曠既律行嚴精，義門綜博，道俗具瞻，綱維是寄，統掌八載，攝是烏迴，後又奉勅移居興國，寺任攸委，絲綸再降，香蘇屢錫。秦孝王，帝子之尊，建麾襄沔，聞風佇德，親奉歸戒。煬帝纂曆當符，尊賢味道，爰降王人，近居輦轂。道次江陽，辭疾不見，蒙勅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。又，素協性松筠，輔神泉石，賞狎既并，纏痾用弭。於栖霞法堂更敷《大論》，新聞舊學，各談勝解。且歸善禪房，本栖玄精舍，竟陵文宣之餘迹，禪師慧曉之遺風，鏡潭月樹之奇，雲閣山堂之妙，曾事遊處，遂有終焉之志，後攜子弟徙而憩之。崖谷泯人世之心，煙霞賞高蹈之域，其有懷真慕義者，復萃於斯矣。

以大業九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寺房，春秋八十。頂煖淹時，手屈二指，斯又上生得道之符也。以其月二十日窆于寺之西山。弟子等樹碑紀德，常州沙門法宣為文。

隋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

釋智琳，姓閻丘氏，高平防輿人也。祖儼，閑居傲世。考曇珍，梁國常侍。琳弱齡，淑問彰于鄉黨。處士卞詮擅名當世，年在幼學，服膺請業，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莊》、《老》，悉窮幽致。詮嘉其早慧，命曰「希世神童也」。逮于德壯，超然離俗，即事仁孝寺沙門法敦，遵就養之儀，稟息慈之戒，蔬飡苦節，篤志熏修，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，受持成誦。屬以敦公告逝，戒品未圓，乃高步上京，更崇師轍，依止東安寺大僧正晅法師，既其力生有奉，尸羅乃具，爰稟《成論》，兼習毗尼。既洽聞持，將弘傳授，瞻言鄉縣，思報地恩，以陳太建十年旋于舊里。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，爰請敷說，於是鬱居宗匠，盛轉法輪，受業求聞，寔繁有眾。至十一年，下勅為曲阿僧正。至德二年，勅補徐州僧都，稱首攸歸，諒由德舉。

開皇十六年，潤州刺史李海游屈為斷事，綱維是寄，允當僉屬。所居仁孝寺者，梁故征西諮議郊僧紹捨宅所造，殿堂肇搆，亂離遄及，琳乃嗣興梓匠，爰加藻飾，輪煥弘敞，實有力焉。前後造中人像五軀、夾紵像一軀，神儀顯曜，相好嚴挺。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塼塔，擬夫八萬同時，一期高妙。講《大品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淨名》、《金鼓》各有其遍，所度弟子千有餘人。常想趣道津要，莫尚禪那，以招隱伽藍，俗外塵表，山

房閑寂，茂林幽邃，終焉之所，有志栖焉，迫以緣礙，弗之果也。然其溫嚴自持，誨引無倦，財翫靡積，隨行給濟，威容感物，信為道門之傑矣。

以大業九年五月六日跏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，春秋七十。先是五月初，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彌勒，琳諭以無常，初未之許，至是果終，信哉知命！及將大漸，誡諸弟子：「尸陀林者，常所願言，吾謝世後，無違此志。」沙門智鏗等謹遵遺言，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。時屬流金，林多鷙獸。始乎仲夏，暨是杪秋，膚體儼然，曾無損異。道俗嗟賞，嘆未曾有。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，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，言遵卜兆，全身舍利，即窆山龕。方俗並臻，同門畢至，灑泣撫心，盈山響谷。乃樹碑於寺之門右，其文江陽介士蔡瓌所製。

隋西京寶剎道場釋淨願傳七

釋淨願，未詳其氏，代州人也。三十出家，博聞強記，推覈經論，夙有成規，遠為諸學之所先仰。創進大戒，專師律部，既越立年，彌隆盛業。以旦達曙，翹精固習，觀採五遍，便就講說。初，以其壯室入道，人多輕侮，試聽其談說，矚其文理，清洞開散，片無擁滯，各投心位席，莫不致敬。願連講《四分》，接承十遍；又聽《十地》、《華嚴》及諸小論。末師准《攝論》，綱紐章句，並通了談對，課篤形有，鑽注聖言，依解製節，廣流章疏。

晚入京輔，採略未聞，雖經懷抱，無一新術，時未測其通照也。住于寶剎寺中，潛其容藝。後因法集，願欲矜其名采，次當竪義，意存五陰，便登坐而立。眾以其非倫，皆寂無言論，良久緘默。願俯視眾曰：「竪義已久，如何不有問乎？」眾曰：「竪何等義？乃邀問耶。」願曰：「名相久矣，眾自不知。諸德坐席口傳，余則色心俱立。」便安然處坐，氣勇如雲，自述曰：「計未勞止此，且修人事耳。」時以為矯異露潔也。及難擊往還，對答雲雨，皆先定其番數，後隨數盡言，開塞任於當時，邪正由其通滯。或重疑積難，由來不決者，而能詮達其理，釋然新暢，於即預是聰慧，歸蹤者多。遂移就寶昌，四序恒接，草堂土埵，以此敷弘。正時《攝論》，晚夜《雜心》，或統解《涅槃》，或判銷《四分》，無擇餘暇，軌範後賢。凡所開言，並乖舊解，制疏出後，更不重看，臨講呼喚，皆衷規矩。其洽聞不忘，世罕加焉。至如《舍利毗曇》，文旨重隱，讀者猶難，況通其義？願執卷披文，泠然洞盡，乃造疏十卷，文極該贍。

會文帝造塔，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。初至州治，度湘西岸，將及山所，忽有奇鳥數萬為群，五色相翻，飛浮水上，行次向船，似相迎引，及至舍利，還飛向前，往還迅速，眾莫不怪。及登岸上，鳥便行望，相從飛空，同至塔所。識者以為山神眷屬之變象故也。願以瑞聞，帝大嗟賞。

而教授為務，六時禮悔，初儀不怠。敬慎法律，如聞奉用，自見法匠多略戒宗，並由虧信而重所學故也。今願兼而美之，獨覺澆世，可謂明人護戒，於是乎得矣。京邑擅名，初皆欽羨，及見其談講經術，並憲章先達，改正文議，封言者眾，不勝品藻，皆滯其恒習，聽者不滿十人。又以言令卓絕，非造心者所覩，故不為晚進所入。及大業初歲，辯相法師追入慧日，見徒一百，並識知津，皆委於願。自此如常開悟，眾倍前聞，更相擊贊，令響彌遠。四方因造，日就義筵，皆聞所未聞，欣至難義，至於分暢深伏，標舉綱門，坐者不覺離席膝前，皆美其義彩之英拔也。相仍一歲，奄就無常，春秋六十有餘，即大業五年五月也。然願有博見之長，而寡於福業，驗乎從學，屯盛便喪，豈不然耶？既而《舍利毗曇》，竟未披講，疏又失落，後代絕通，又可悲之深矣！

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智凝傳八〈(靈覺　道卓)〉

釋智凝，不詳姓族，豫州人。年小出家，積傳師習，經目不忘，並貫懷抱。所誦眾經，數十萬言，須臾便引誦，未嘗溫故。及進具後，日聲情望，群宗遙指，恐無後成。凝聞之，歎曰：「俗尚朝聞，不懷夕死。出世道要，何累厚生？」遂往彭城嵩公，仰諮《攝論》，幽神外動，正義斯臨，心若舊聞，再無重請。初講纔訖第二勝相，顧諸徒曰：「《攝論》綱旨，都可見矣。餘文無暇更聽。」便欲制疏，往辭於嵩。嵩曰：「後生標領，爾並驅邪？恨功未後通，恐乖僻耳。」凝曰：「蒙法師開明大照，舉列可知，失在支、許，故無所慮。」便拜首別焉。時以為誇誕，未之欣尚也。及著疏既了，剖決詞宗，依而講解，聲望轉盛。後赴京輦，居于辯才，引眾常講，亟傳徽緒。隋文法盛，屢興殿會，名達之僧，多參勝集。唯凝一人，領徒弘法，至於世利，曾不顧眄，所以學侶成德，實異同倫。後住禪定，猶宗舊習。大業年中卒於住寺，春秋四十有八。

初，凝傳法關東，無心京講。有明及法師者，《攝論》嘉名，宗績相師，凝當其緒。年事衰頓，仍令學士延凝，既達相見，一無餘述，但問云：「黎耶識滅不？」凝曰：「滅矣。」及乃勇身起坐，撫掌大慶，不久而卒。凝因承及緒，故學者不移其宗。兼行潔清嚴，風霜不變，六時自課，福智無歇。故辯才一寺，躬事修營，汲灌樹植，平坦僧院，初無有闕。長打將了，便就元席，說法既竟，還依福事。章疏之務，手不執文，隨時扣寂，對至鐘鼓。或一宿施會，賚及百千，或一時外食，嘲兼金帛，皆曾無別念，志存授法，故所在傳嗣矣。

有學士靈覺、道卓，並蜀土名僧，依承慧解，擅迹京室，逸還益部，弘贊厥宗，故岷洛《攝論》，由之而長矣。

隋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傳九

釋法彥，姓張，寓居洺州。早歲出家，志隆大法，而聰明振響，冠遠儕倫。雖三藏並通，偏以《大論》馳美，遊涉法會，莫敢抗言。故齊、周及隋，京國通懼，皆畏其神爽英拔也。故得彥所造言，賓主兼善，使夫妙義精致，出言傳旨。齊公高熲訪道遐方，知彥聲績，乃迎至京邑。雖復智亮冒於當時，而謙素形于聲色，所以新故挾情。有增陵勃者，彥奉而敬之，不以年齒相顧，由此識者彌愛而珍重焉。有法侃法師，本住江表，被召入關，彼方大德淵法師者，正法高傑，義學所推，語侃曰：「天地雖廣，識達者希。晚學之秀。法彥一人，可與論理。餘則云云，從他取悟耳。」及侃至京相見，方知淵之遠鑒也。

開皇十六年下勅，以彥為《大論》眾主，住真寂寺，鎮長引化。仁壽造塔，復召送舍利于汝州。四年，又勅送于沂州善應寺。掘基深丈，乃得金沙，濤汰成純，凡二升許，光耀奪目。又感黃牛自至塔前，屈膝前足，兩拜而止，迴身又禮文帝，比景象一拜。及入石函，三萬許人並見天雲五色，長十餘丈，闊三四丈，四遶白雲，狀如羅綺，正當基上空中，自午及未，方乃歇滅。滅後復降五色雲，從四方來，狀同前瑞。又感玄鶴五頭，從西北來，迴旋塔上，乃經四度，去復還來。復感白鶴於上徘徊，久之乃逝。又感五色虵屈盤函外，長可三尺，頭向舍利，驚終不怖，如此數度。刺史鄭善果表曰：「臣聞敬天育物，則乾象著其能；順地養民，則坤元表其德。是以陶唐祇弗懈，休氣呈祥；夏后水土成功，玄珪告錫。方知天時人事，影響若神。伏惟陛下秉圖揖讓，受命君臨，區宇無塵，聲教盡一。含弘光大，慈愍無邊。天佛垂鑒，降茲榮瑞。掘基六處，並得異砂，炫耀相輝，俱同金寶。牛為禮拜，太古未經；雲騰五色，於今方見。又感虵形雜彩，盤旋塔基，鶴鬬玄素，徘徊空際。雖軒皇景瑞，空傳舊章；漢帝慶徵，徒書簡册。自非德隆三寶，道冠百王，豈能感斯美慶，致招靈異？」帝悅之，著于別記。

彥傳業真寂，道俗承音。左僕射高熲奉以戒法，合門取信，於今不傾，並彥之開濟。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住，春秋六十餘矣。

隋西京海覺道場釋法揔傳十

釋法揔，姓段氏，并州太原人也。少以誦《涅槃》為業，既通全部，志在文言，未遑聽涉，十餘年中，初不替廢。後聽玄義，便即傳講，前後二紀，領悟非一。而寬厚遜仰，為物歸投。開皇年中，勅召為《涅槃》眾主，居于海覺，聚結四方，常敷至理，無捨炎燠。

仁壽歲初，勅送舍利于隋州之智門寺。掘基三尺，獲神龜一枚，色黃且綠，狀如彩繡，頭有八字，云「上大王八萬七千年」，腹下有「王興」二字。馳步往來，都無所食。

及舍利所由，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，柳樹又雨甘露，狀如雨下，香甜濃潤，眾共飲之。揔乃表聞。帝敬謁靈祥，恒以此龜置於御座，與臣下觀之，有經年月。帝遊北苑，放之清池，雖沉泳少時，還出遶池，隨逐帝躬，前後非一。陪衛咸覩，共欣徵感。

及四年春，又勅送舍利于遼州下生寺，放光分粒，其相極多。石函變為錦文及童子之象。函之北面現於雙樹，下有臥佛。又於函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相。又於函東現二佛俱立，并一騏驎。又於函西現一菩薩，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。更有諸相，略不述之。又放大光，聊亂而起，動眩人目，從暝達曉，諸燈雖滅，而光續照，不異日月之明。爾夕陰雨，佛堂鴟吻放於黃光，飛移東南三百餘步。外人謂火，走赴知非，尋光所發，乃從堂中舍利處。眾皆通見，大發道心。八日將下，五色雲蓋覆于塔上。又感奇鳥，素身烏尾赤觜，口銜片雲，狀如華蓋，亦現塔上。斯瑞之感，五萬餘人一時同見。及墳下訖，雲鳥皆滅。四月九日，基上放光，分為五道，直西而去，色如彩畫，數百里引之。見者非一。揔躬臨此瑞，喜發內心，具圖上聞，勅封祕閣。

後因故業，講誦不疲。大業年中卒於海覺，春秋七十矣。門人行等、玄會，嗣續擅名，見于別傳。

隋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〈(慧重)〉

釋僧曇，姓張氏，住洺州。少小出家，通諸經論。慨佛法未具，發憤求之，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，前達蔥山，會諸梗澀，路既不通，乃旋京輦。梵言音字，並通詁訓，開皇十年，勅召翻譯，事如別傳。住大興善。後勅送舍利於蒲州之栖巖寺，即古雲居寺也。山曰中朝，西臨河涘，世稱形勝，莫尚於斯。初，送達州治，而栖巖佛殿內有鍾鼓之音，響振一寺，迫而就檢，一無所見。靈輿至寺，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，流照堂內，通朗無翳。如是前後，頻放神光，或似香爐，乘空而上，或飛紫焰，如花如葉，乍散乍聚，或如佛像，光趺宛具，或如虹氣，環遶塔帳，累日連宵，昱光難准。又，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巖，光如樓闕，照於山谷。又，去山寺八十里，住者見光如火，皆謂野火燒寺，及來尋覓，乃知靈相。其祥瑞之感如此也。至仁壽末年，又勅於殷州智度寺置塔。初至州治，見佛像垂手正坐，在于瓶內，迄至入函，常不變異。又，地生羅紋，屋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，大眾同覩。又見龍盤虵屈之象，并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狩等迹。又，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，因即構基。入地四尺，飛泉上涌，癘疾已下，六根壞人，服者通損。既值斯緣，乃移北置以避於泉。故二蛇之住，深有由矣。曇以傳譯之美，繼業終寺，即大業初年矣。

時有慧重沙門，姓郭，雍州人。練道少年，綜尋內外，志力方梗，不憚威侮，《攝論》、《十地》，戶牖由開。勅請造塔於秦州岱岳寺。初停公館，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

光流外，道俗咸覩。送至寺塔，將入石函，又放光明，晃耀人目。岳表白氣，三道下流，直向塔基，良久乃歇。又，岳神廟户，由來封閉，舍利至止，三度自開，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。後不委其終。

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璨傳十二

釋靈璨，懷州人，遠公之門人也。稟志淳直，寬柔著稱。遊學相鄴，研蘊正理，深明《十地》、《涅槃》，備經講授。隨遠入關，十數之一也，住大興善。後為遠公去世，眾侶無依，開皇十七年下勅補為眾主，於淨影寺傳揚故業，積經年稔。

仁壽興塔，降勅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。初，建塔將下，感一雄雉集於函上，載飛載止，曾無驚懼。與受三歸，便近人馴擾，似如聽受，迴頭鼓舞，欣躍自娛。覆勘其形，實非雉也，身具五彩，羽毛希世。以狀奏聞，勅勘瑞圖，云彩鸞也。璨令寺僧執之，放于北山，飛鳥群迎，鳴唳而去。又感異迹三十餘步直來塔所，不見還蹤。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，又放光明，旋環隱没。道俗崩踊，無不發心。

仁壽末年，又勅送於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，即遠公之生地也。初至州治，半月之間，十八種相前後迭起，或如星光遶旋，或如丹氣、碧雲、紫霞、白霧，羅布上空，照燭城郭，及映闉闍，數萬道俗同時一見。送至基所，光如列宿，大小交錯，數亦無量，更有諸相，具如別傳。

璨後住大禪定，如舊所傳。武德之初卒於本寺，春秋七十矣。

隋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瓚傳十三

釋法瓚，齊州人也。安心寂定，樂居巖穴，頭陀苦行，是所經懷。隱於泰岳之阜，開蒙訓接，善知方便，兼以達解諦義，時揚清論，致有覆喪，坐無輟講。待移之誚興世，瓚初聞之，深自赧怍，曰：「問非切並，不欲困人。謂言彼解，何言致斃？」因遂杜口，不事言論，閉謁尋閑，披翫而已。開皇十四年，文帝省方，招訪名德，人有述其清曠者，乃下勅延之。與帝同歸，達于京邑，住勝光寺。肅肅禪侶，擁篲門庭，以身範世，復見斯日。

仁壽置塔，勅令送舍利于齊州泰山神通寺，即南燕主慕容德為僧朗禪師之所立也，事見《前傳》。燕主以三縣民調用給於朗，並散營寺，上下諸院，十有餘所，長廊延袤，千有餘間。三度廢教，人無敢撤。欲有犯者，朗輒現形，以錫杖搗之，病困垂死，求悔先過，還差如初。井深五尺，由來不減，女人臨之，即為枯竭，燒香懺求，還復如故。寺立已來，四百餘載，佛像鮮瑩，色如新造，眾禽不踐，于今儼然。古號為朗公寺，以

其感靈即目故，天下崇焉。開皇三年，文帝以通徵屢感故，改曰神通也。初至寺內，即放圓光，乍赤乍白，時沉時舉，或如流星，人眾同見。井水涌溢，酌而用之，下後還復。又感群鹿自然至塔，雖鼓吹眾鬧，馴附無恐。又感鵝一雙，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，恒來輿前，立聽梵讚，恰至埋訖，迹絕不來。斯之感致，罕聞於古，瓚具以聞。

後導以禪定，時揚法化，言無嚴切，而密附懷抱。遂終於所住。

隋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

釋寶儒，幽州人也。童子出家，遊博諸講，居無常准，惟道是務。後至鄴下，依止遠公，《十地》微言，頗知綱領。值周喪法寶，南歸在陳，達命清通，亟振名譽。自隋氏戡定，文軌大同，便歸洛汭，還師於遠，聽《大涅槃》，首尾三載，通鏡其旨，即蒙覆述，遠自處坐，印可其言。慕義相從，還居淨影，慧心更舉，遐討前英，立破之間，深鑒彌密。

仁壽建塔鄧州，乃勅令往寺，名大興國也，帝昔龍潛所基。既至求石訪無美者，乃取寺內璞石鐫斲為函。石本麁惡，磨飾將了，乃變成碼磄，細膩異倫。復有隸字三枚，云「正國得」也。形設正直，巧類神工，名筆之人未可加點。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。儒與官人圖以表奏。返寺之後，閉門修業，時因食次，方見其面。不久卒於本寺。

隋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

釋慧最，瀛州人也。初聽《涅槃》，遊學鄴下，因聞即講，曾未經遍。而言議綸綜，綽爾舒閑，故為同席諸賢之所嘆仰。周滅齊日，南奔江表，復習慧門，頗通餘論。且自北僧在陳，多乖時俗，惟最機權內動，不墜風流，多為南方周旋膠漆。隋室定天，中原安泰，便觀化輦掖，參聽異聞。後住光明，時傳雅導。而好居靜退，非賢不友，神志宏標，氣調高遠，不妄受辱，必清瑕累，其立志也如此。

仁壽年中，勅遣送舍利于荊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。昔者隋高作相，因過此寺，遇一沙門，深相結納。當時器重，不測其言，及龍飛之後，追憶舊旨，下詔徵之，其身已逝。勅乃營其住寺，彫其舊房，故有「興國」、「龍潛」之美號也，並出自綸言，帝之別意。又，道場前面，步廊自崩，僧欲治護，控引未就。及舍利既至，將安塔基，巡行顯敞，惟斯壞處，商度廣狹，恰衷塔形。有識者云：「豫毀其廊，用待安塔。」及四月八日，舍利院內忽然霧起，齋後便歇，日光朗照，有雲如蓋，正處塔空，仍下細雨，不濕餘處。又感鳧鶴眾鳥，塔上飛旋。又見雲間紫色，狀如花炬。又雨天花如雪，紛紛而下，竟不至地。

後又送舍利於吉州發蒙寺，掘深八尺，獲豫章板一條、古塼六枚、銀瓶二口，得舍利一枚，浮水順轉。又得一寶，體含九彩，人不識之。具以聞奏，寺有瑞像。宋大明五年，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，梵音清遠，因行達于三曲江，見像深潭，光浮水上。與太守周湛等接出，計有千斤，而輕同數兩，身長六尺四寸，金銅所成。後長沙郡送光趺達都，文帝勑遣還安像所，宛然符合，揔高九尺餘。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，人初不識，後有西僧讀云：「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所造也。忽爾失去，乃在此耶！」梁天監末，屢放光明，照于一室。武帝將請入京，因事遂止。大同七年，佛身流汗。其年劉敬宣為賊，燒郡及寺並盡，惟佛堂不及。至于十年，像又通汗，湘東王乃迎至江陵，祈福放光。十二年還返發蒙，至寺，放光三日乃止。陳天嘉六年，更加莊飾。故世傳其靈異，處處模寫。最躬事頂禮，圖于光明，而骨氣雄幹，誠為調御之相，今時所輕略故也。後卒于住寺。

隋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

釋僧朗，恒州人。少而出俗，希崇正化，附從聽眾，尋繹《大論》及以《雜心》，談唱相接，歸學同市。入關住空觀寺，復揚講席，隨方利安。而仁恕在懷，言笑溫雅，有在其席，無悶神心，宏博見知，眾所推尚。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，便合掌答云；「僧朗學所未通，解惟至此。」故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，不敢蔑其高行也。

仁壽置塔，下勑令送舍利於番州，今所謂廣州，靈鷲山果實寺寶塔是也。初至州治，巡行處所，至果實寺，便可安之。寺西對水枕山，荒榛之下，掘深六尺，獲石函三枚。二函之內各有銅函，盛二銀像并二銀仙。其一函內有金銀瓶，大小相盛，中無舍利，銘云：「宋元徽元年建塔。」又寺中舊碑云：「宋永初元年，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處，聞鍾磬聲，天花滿山，因建伽藍。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，曰：此山將來必逢菩薩聖主大弘寶塔，遂同銘之。」今朗規度山勢，惟此堪置，暗合昔言，諒非徒作。事了還京，住禪定寺，講習為務。大業末年終於所住，春秋七十有餘矣。

隋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〈(僧溫)〉

釋慧暢，姓許氏，萊州人也。偏學《雜心》，志存名實，拘滯壜界，局約文義。初，不信大乘，以言無宗當，事同虛誕也。後聞遠公播迹洛陽，學聲遐討，門人山峙，時號通明。暢乃疑焉。試往尋造，觀其神略，乃見談述高邃，冒罔天地，返顧小道，狀等遊塵。便折挫形神，伏聽三載，達解《涅槃》，慨其晚悟。又至京邑，仍住淨影，陶思前經，師任成業。

仁壽置塔，勅送舍利於牟州拒神山寺。帝為山出黃銀，別勅以塔鎮之，用酬恩惠。山在州東五里，昔始皇取石為橋，此山拒而不去，因遂名焉。山南四里有黃銀穴，塔基之處，名溫公垲。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溫，行年七十，道行難測，遊化為任。曾受梁高供養一十二年，後辭北還，行住此垲，創立寺宇，因山為號。而虎狼鳥狩遶寺鳴吼，似若怖溫。溫出户語曰：「汝是畜生，十惡所感；吾是人道，十善所招。罪福天懸，何勞干我！汝宜速去。」既聞斯及，於是鳥狩永絕此山。而溫身長七尺，威儀懍人，眉長尺餘，垂蔽其面，欲有所覩，以手褰之。故至于今雖有寺號，而俗猶呼為溫公垲焉。暢安處事了，還返京寺，綜習前業，終世不出，言問慶弔，亦所不行。預知其亡，清浴其體，端坐待卒，至期奄逝，春秋七十有餘矣。

續高僧傳卷第十